



市井烟火

最忆小镇人家

□张鉴

小时候，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串门。从东家到西家，从北院到南院。

几个倒大不细的娃儿，在躲开大人的午后，撺掇在一堆，推开这家的木门，闪进去看他们家的水缸里养的小鱼儿，再爬过那家的矮墙，跳进人家的院子，捉蔷薇花下的蚰蚰。有时又穿过屋檐后的草丛，在竹林逡巡高歌，砍几根小竹子，做网兜捕蝉。蝉们在浓密的树荫里一刻不歇地唱啊唱，比我们孩子的嗓子还好。我们忍不住好奇，探头探脑，四处搜寻，非要看那歌唱家的模样不可。几个猴儿在林子里网来网去，蝉捕不了，倒是粘到不少蜘蛛。

玩得开心，往往会忘记时间，忘记大人安排的事情。比如要完成的作业，或者要去打的猪草。当然，即使挨骂也不怕，反正玩开心了。

这群孩子整天像游荡的小鬼，有时又像古人，或坐或蹲或站，在竹林里唱歌、读诗、讲故事，胡乱嘻嘻哈哈，一不小心就是一下午。有调皮的男孩还带着我们去捉虫子，看蚂蚁，捕鸟，打烟盒，抓子儿。总之，那时的时间过得很快，我们过得很快乐。

小镇里有户人家，院里有一口水缸，炎热的中午，我们最喜欢去那儿玩水，还特别喜欢看石缸上雕刻的鸟儿、月儿、花儿，还有古人写的字，那些都雕得很好，字画上还敷了一层薄薄的青苔，像古画的装饰，煞是好看。这是一个小博物馆，喜欢什么，都可以在水缸上找到。我最喜欢的是花朵，用手摸过无数次，连花枝花朵的刻痕顺着哪个方向走动，闭上眼睛都知道。有时，我们会抓几只蝌蚪、小鱼丢进去，看它们游动，激起一圈圈涟漪，像荷叶开在水中。天空倒映缸中，云一朵一朵，历历可数。有时，我们会去滤来浮萍，找来莲子，撒进去，没多久，水缸就变得热闹起来，像个小集市。浮萍铺了一层亮晶晶的绿，手指伸进去，帮鱼儿摇橹，一会儿它们就消失在藕花深处。天空、树木、花朵、房屋，从不同角度都可照见，真是看不够的大世界。

从院子出来，看见王爷爷和二叔公在下棋。两个人各自叼了一根叶子烟，王爷爷白胡子，白脸庞，沟壑起伏，穿了件白色的短褂子，把皮肤衬得有些发光；二叔公穿了件灰色的长袖布衣，灰白的头发，耷着袖子，露出老腊肉一般的胳膊，和脸上的山峦颜色很接近。站在他们身后，看两人不说话，叶子烟咕咕地煮，冒着腾腾热气。两位老人鼻子喷出烟来，像煮饭的烟囱。看不懂他们谁输谁赢，忍不住好奇地问：“王爷爷，你赢了吗？”“赢？他怕赢不了哦。”二叔公抢先答道：“那难说哦，江山未定，谁输谁赢你说了不算。”王爷爷也不示弱，立刻接话过去。原以为他俩是哑巴呢，没想到斗嘴与斗棋一样厉害。看一阵，两位高僧，再

无言语，又一脸庄严肃穆，只有叶子烟喷着烟雾。金戈铁马，刀光剑影，气吞万里如虎，纵横几万里，上下五千年，都在棋盘上上演。辽阔的世界，无尽的时间，他们的战争老是打不完，等不了谁最后坐了天下，索性也无味了。拍拍屁股，掂着脚尖，伸下舌头，笑呵呵地走了。

外边的石头洗衣槽边，身穿红衣的女子在洗衣服。“嚓——嚓——嚓——”刷子的声音很有节奏。那是王家几天前才新娶进门的媳妇。阳光从屋脊走过来，照着她的脸，又白又亮，美得像个仙女。几个小孩子站在那里，小猫一样无声无息，看着仙女姐姐傻傻地乐。

“过来，我给你洗下小脸。”仙女姐姐喊我，“你看你，像只花脸猫。”

我乖乖地走过去，真像一只温顺的小花猫。

“你叫桐儿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是正明伯家的？”

“嗯。”

她用清水给我洗过脸，整个人都清凉舒爽起来。

大院子互通，抬头，这家的三角梅已经开成那家的红云，东家的竹子成为西家的水墨，李家的花香为张家的晨昏飘送。花墙粉影，明月古井，吊兰黄梅，竹影清风，小桥流水……大院子的一切都在共享。

院子外面是一条小街。开了几家小馆子。卖胡椒汤圆的，卖小面的，卖烧腊的，还有卖小炒的。店子不大，安三四张小桌子。饿了走进去吃碗面或者抄手，没有钱也可走路。各家的叔叔婶婶伯伯大姨三姑六婆，一边吃，一边说些闲话，所有表达和穿着一样朴素。

也有蓬头垢面的流浪汉进来，老板熟悉他了，给他煮一大碗面，流浪汉稀里呼噜地吃了，也不说谢谢，自顾自离开。

小镇上容纳着凡夫俗子的生活，也容纳着来去过客的需求，细碎而凌乱，简单而满足。因为每一个人都在用心地活，一切也就充满了意义。相应的房子、柱子、饭碗、缸钵、有趣的字画、有滋有味的美食、花草树木……一切都质朴简单，却很有内涵。

生活是一种经验，是日复一日的琐碎组成。

生活也是一份启发，从平淡日常的当下开启遥远的未来。

最忆小镇上这些寻常人家，似乎很多年都是这样子，似乎很多年都不是这样子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）

卖蚯蚓的老人

□马卫

天都菜市场，街边蹲着一位老人，用玻璃瓶装装着蚯蚓，等人来买。瓶子不大，高约一拃，直径约一中指。蚯蚓全是活的，在瓶中蠕动。

蚯蚓是儿时最早欺负的虫子。用尿冲它，用水淋它，用镰刀把它切成几段，用石头和泥块砸它，它从不反抗，因为它反抗不了。

老人穿得破旧，但整洁，头发花白，一脸冷漠。

有一次，我上前问：大爷，你这蚯蚓咋卖？

论条。

一条多少钱？

5角。

不贵呵。卖给谁？

钓鱼的。

他绝不多说一个字。

我心里有点乐，因为现在钓鱼，用的鱼饵，是渔具店卖的合成品，鱼容易上钩。谁还用蚯蚓钓鱼？

就在这时，有人来买蚯蚓，来人60多岁，一看钓具，高档，黑色的盒子装着，黄帆布背带，不锈钢茶具，绝对是机关或是教师、医生这类事业单位或国企退休职工。

看来他俩熟，不用讲价，来人掏出只铝铁盒子，老人用手捉了10条蚯蚓给他。生意结束，连一句话都没有。

我不喜欢钓鱼，喜欢吃鱼，尤其是酸菜鱼。文友中，钟胜利喜欢钓鱼，一个人去钓鱼不好玩，周末常叫我陪他去。我读书，他钓鱼，然后煮酸菜鱼，喝酒，聊文学。

钟胜利利用的钓饵是买的，用塑料罐装着。麦色，浓香。

这天我们在长生湖垂钓，被水库管理员逮个正着。水库准许钓鱼，但不能用买的鱼饵，原因简单：因为合成的鱼饵，含有化学成分，掉在水中，影响水质。长生湖是饮用水取源水库。

被教育一顿，罚款50元，钟胜利一肚子不乐意。不是钱的问题，是觉得莫名其妙。钓鱼不准用买来的鱼饵，不讲理嘛。好在他是机关干部，品质不错，咕哝几句就算了。

我说：那就用蚯蚓嘛。

钟胜利说：脏，我才不去挖蚯蚓，摸起软兮兮的，心里害腻。

我说：有人卖蚯蚓，就在天都菜市场。

从此，钟胜利每次出钓前，也去老人那儿买蚯蚓。

老人还在那儿，我想和他交谈，结果吃了闭门羹，他不回答我的问题。

这么老了，一天也卖不出几条蚯蚓，老人如何生活？

文人先天有悲悯情怀。

我在一次文友聚会时，讲了卖蚯蚓的老人，大家都感到新奇，并深深同情。他们中有好多人也喜欢钓鱼，都表示要去买老人的蚯蚓。

果然，后来老人每次带来的，是两罐蚯蚓，生意出奇地好。这事儿引起了本地媒体的关注，记者冯兰山深入采访，挖出幕后故事——

老人今年67岁，老婆有严重的风湿病。育有一子一女，儿子在城里当扁担，勉强维持生计。女儿远嫁新疆，在农场打零工。

老人是城周围野鸡弯的人，野鸡弯离城约有10里，要走两个小时的路。

老人因为有儿子，不是五保户，也不是特困户。

文章在本地微信公众号刊出后，老人每天能卖出200多条蚯蚓，比起以前，收入增加了不少。这个收入，基本生活没问题。当然也不可能富裕起来。

我好几天没有见到老人了，心里总有些失落和不安。

野鸡弯不算远，我约文友一起步行，既锻炼身体，也顺带访下这位卖蚯蚓的老人。

村庄冷清清的，看不到牛羊，也不见有人走动。只有狗跑去跑来，狂叫几声。

土地好多耨了荒，长着草和荆棘。

村口有个小卖部，有两桌老人在打麻将。问卖蚯蚓的老人，一位老大爷说：你问他呀，死了。

好久死的？

上周。

为啥？

挖蚯蚓，结果被蛇咬了，五步倒，救的机会都没得，死了两天才发现。

村里年轻人全走了，老人们能上坡干活的少。

我和文友面面相觑。

那晚我失眠了。

（作者系重庆作协会员）

那一顿 我吃了13碗面

□朱文新

也许是妈妈怀我时面水喝多了的原因，我一直喜欢吃面，这个习惯一直伴随我到现在。

记得小时候爸爸妈妈上班出门时，都要给我包包里放上一毛四分钱，这个钱就是用来中午去和平路“罗卖面小面馆”吃小面用的。其实，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好，父母都非常节俭，但这吃面的钱却从来没有间断过。我是每天必须要吃一顿小面的人，于是邻居都叫我“面人”。我吃面其实不讲究作料，只要有酱油、猪油、味精三种就可以吃上半斤的人。小时候，院里的大人经常逗我，每次看到我吃面都会来假假地要我面吃，我总是一边飞快地吃着，一边回答大人说：“面里有椒椒，辣！”大人们说不怕辣，我又说：“放了醋，酸得很！”大人们又说不怕酸。于是，我又一边找些理由搪塞他们，一边飞快地把碗里的面吃完。我就是这样经常和大人们斗智斗勇，誓死捍卫着碗里的面。当然，也有失手的时候。有一次，高伯伯的二儿子毛毛来逗我说：“九九，你看你面碗下面有条虫！”我立即把碗翻了过来，结果刚煮的一碗面全部倒在地上了。这事被他家大人晓得后，毛毛遭了一顿好打。

小时候我只晓得天天要面吃，不管刮风下雨，说吃就要吃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又吵着要吃面，家里的面又没有了，爸爸看着一直哭闹的我，硬是怀里藏着一个蛊蛊外出去找还没关门的小面馆，结果在观音岩外科医院旁才给我端回一碗面来。每次想到这件事，我都恨自己当时为何这般折磨人。同时，也更加觉得父亲的伟大。

在读中专期间，我面量特别地大，每周周五食堂吃面，我都是先买四碗（八两）；吃了觉得不够，又买一碗；吃了还想吃，再来一碗。一般情况都是六碗过岗。

后来参加工作了，医院组织中干去成都考察，中午全部去吃成都的名小吃。我一兴奋，一下子吃了十三碗面（一两一碗）。我把吃完的碗全部重起，差点把收碗的服务员吓一跳。回院后，我吃十三碗面的光辉事迹在职工中传开，再也没有人和我争谁吃得得了。当然也有不怕事的，有一次两个职工说我看你有好吃得？并叫来130个抄手，说我们三个人吃，看谁吃得得多？结果，一个吃了30个，一个吃了20个，我一个人吃了80个。

所以，“面人”的称号我当之无愧，也难怪我干起革命工作这么有劲。

（作者系重庆南岸区作协会员）

《朝天门》 文史副刊 征稿启事

重庆晨报2023年全新改版，推出《朝天门》文史副刊，内容以重庆本土为主，刊载历史人物、今古故事、史料秘闻、考古发现、神话传说、市井谈资等人文地理纪实类稿件，欢迎赐稿。来稿时请注明通讯地址、真实姓名、作者单位、手机号码、身份证号、银行卡号、提供银行卡开户行、银行联行号等。

文史类投稿邮箱：

cqcb2023@sina.com

故事类投稿邮箱：

cqcbgsh@126.com